



## 一场重逢的启示

□郑娅莉

我再次见到阮恒是在朋友圈里，宁陕融媒发布了这样一段视频：2022年8月重庆山火爆发，他奔驰几百里加入扑灭山火的志愿队。

镜头里，他背着竹篓，身着被汗水浸湿的短袖短裤，脸上灰扑扑的，污渍东一抹、西一块，正在山林陡坡间上爬下奔，不远处就是灼热的山火，还能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，看见借着风势飞蹿起来的火苗……之所以对阮恒印象深刻，是因为他是我亦师亦友的得意门生小松的弟弟。

十多年前，阮恒刚进学校，成绩名列前茅。虽然那时我不是他的老师，但也因此记住了他。知道他是小松的弟弟，我便更加关注他，发现他平时喜欢和不良学生一起玩儿，甚至到了日则同进、夜则同游的地步。他的班主任周老师多次与他谈话，我也借着他哥哥的渊源，好为人师地训斥了他，怪他“不争气”，不能像小松一样好好学习。可事与愿违，无论我们怎

样苦口婆心地劝诫，他的成绩依旧下滑得厉害。

对于这种优秀学生堕落的变故，我们总是惋惜的。可了解了阮恒的家庭情况后，我们也只能唏嘘。阮恒自幼丧母，父亲无暇亦无力照顾孩子，他正值青春期，难得有合得来的朋友，在他眼里，这些朋友是灰暗生活中难得的亮色，是久违的温暖，他自然非常珍惜这份同学情，就连我和他的班主任联手劝诫也无济于事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这段往事早已被尘封。

不料就在这个夏天，我和他猝不及防地再次相逢了。屏幕里的他和屏幕外的我仿佛隔空对视，久远的记忆瞬间清晰起来。记得那时我训斥他，他先是耷拉着脑袋，一声不吭，后来又猛地抬起头，用那双黑黝黝的眼睛凝视着我……我已忘记那时的心情，只是此刻，再次对上视频里他黑黝黝的眼眸，我受到了莫大的触动。他并没有像我以

为的那样继续堕落下去，不就是没上大学吗？在不经意间，他活成了自认为“品学兼优”的我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。我知道，经历十多年的摸爬滚打，他是坚强的，对生活仍满怀希望，否则哪来千里奔行的志愿救援？屏幕这端的我万分激动，暗笑自己曾经好为人师，也有些感慨。思绪翻涌得厉害，我难以抑制，便打听了他的消息，打了电话过去。我自报家门后，电话那端的他很快就想起了我。问及参与救援的事，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很平常，问及近况，他回答回乡创业。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谦和、乐观的青年，坐在书桌旁，右手持电话，左手翻阅着各类关于种植的书籍，在氤氲的灯光里，笑着谈论“创业”之类的话题，坚定的声音里是难掩的自信。我们的通话结束在新校区迁建的话题里，自然得好像久别重逢的老友。

很快就开学了，我在初一、初二两个年级里奔忙着，这段插

曲似乎也被我抛在脑后了。师与生的故事还在演绎着，又似乎哪里不一样了。检查背诵时，我看见了一向不爱学习的坤仔争着来背诵；辅导作业时，调皮的小涛罕见地来问问题了；赛教讲课时，向来不安分的小凯也能遵守纪律了。再遇到小沛、小炎没有完成作业时，我竟没有以往那么生气，而是耐心地与他们谈心。

当我觉得辛苦被空耗时，在我的付出与期待失衡时，在我满眼都是灰色，气怒交加时，在那个盛夏的夜晚，与阮恒再见，他已然成为了我的“老师”。一次意外的重逢竟成了我改变的契机，让我在晦暗里看到亮光，成为我整装待发、轻装前行的动力。

这次重逢让我明白，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只有老师见证的那一种结果。每个人都有被阴云笼罩的至暗时刻，但只要像阮恒一样，心怀希望，不懈努力，未尝不能拥有新的开端。

## 瞻望玉堂，如在天上

□清小禾

曾有一位文学巨匠吴敬梓，在他积十年之功成稿的一部小说中提及瞻园，这为瞻园的历史又添几分绚丽色彩。吴敬梓以学士名贤身份常出入藩台衙门，瞻园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。因此在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三回“国公府雪夜留宿，来宾楼烟花惊梦”中，吴敬梓用了较多笔墨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雨雪初霁、羊角灯映照下的瞻园美景。

南京的瞻园，苏州的留园、拙政园，无锡的寄畅园并称为“江南四大名园”。瞻园位于南京夫子庙秦淮风景区的核心区，是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明代古典园林。其历史可追溯至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，后赐予中山王徐达为府邸花园，素以假山著称，因欧阳修诗“瞻望玉堂，如在天上”而得名，明代被称为“南都第一园”。瞻园历经明、清、太平天国、民国至今，和江南多数园林一样，沿革复杂，风貌也屡有变迁。

翻开瞻园的历史，从私家园林到官府衙门再到历史博物馆，瞻园如“昔日王谢堂前燕”，如今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步入园内，亭台楼阁，移步换景；曲廊蜿蜒，假山林立；池水静幽，锦鳞潜泳。整个庭园布局集小巧精致与大气开阔于一体。园内四季草木繁盛，与徽派建筑的白墙青

瓦相得益彰。近处回廊错落，远处花窗藏景。至此，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江南园林水墨画便缓缓展开了。

瞻园虽不大，却颇具特色，以山、水、石为主景，山林挺翠，曲径通幽。我最爱白墙上的花窗和拱门，俨然一处处天然取景框，可以一窥瞻园风光：光影与绿植相映，巧夺天工的假山与叠石之间，淙淙流水倾泻而下，灵动俊逸。此情此景，颇有“树阴照水爱晴柔”之韵。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永恒的经典，而南京有40多处与《红楼梦》息息相关的地方。其中，1987年开播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对大观园的描述与瞻园里多处精巧繁华的景观相仿。坐落在繁华闹市里的小小园林，至今还留存着昔日江南的盛世风采。

“史太君两宴大观园，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”，这是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的主题，这一回常被后世

拟名为“刘姥姥进大观园”，而这经典场景就取景于瞻园。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瞻园，记录了王朝兴盛之时的辉煌荣耀，也承载了政权衰败之际的落寞无奈。它历经了岁月的变迁，但仍旧保持着自己最美好的形象和姿态，宛如一处静谧安逸的世外桃源。

如今，瞻园被分为了两部分，东部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，西部则保留了大明王府的花园风貌。徜徉其中，只觉空间无限，山水意趣，深得园林之旨。当园林风情与历史文化交织，瞻园便有了鲜活深邃的灵魂。



奔腾

汤青摄影

## 耳屋里的秘密

□三月河

我家的耳屋靠近院门，有人推开院门进来的时候，院门刚好挡住了耳屋的小门，看不到里面的东西。耳屋常年上锁，窗户上还封了一层薄纸。耳屋是我们家最大的秘密。很多人都想走进耳屋去看看，父亲说：“别进去，里面没啥。”耳屋像一只停泊在岸边的船，静静地躺在岁月里。进了耳屋，我家西墙边还有一间低矮的敞房。在敞房里，父亲与村南头的王六争吵过卖树的事儿。父亲说：“屋后面那棵大树砍了卖给你，少说也要给这些。”父亲伸出四根手指，王六心里明白这四根手指的分量，撇撇嘴说：“那棵歪脖子树能作屋梁？”王六又向父亲比划了一下手指，父亲看了摇头说：“就一棵树歪了，其余的个个都是直梁子，到别处你想买也买不到。”父亲仍朝王六伸出四根手指，接着甩出一句话：“光那九棵直梁子就值这些，那棵弯脖子树还没设计好呢！”王六听了没作声，从兜里拿出一根烟递给父亲。我家的敞房不大，没有门窗，向外一瞥便能望见天空，是父亲和别人谈事说理与喝茶的场所，里面低矮的小方桌、简陋的座椅和其他摆设虽陈旧一些，但父亲收拾得很干净。对父亲而言，我家的敞房没有秘密。

耳屋与敞房相对而立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中间有棵大枣树，还常有一群白鸡在枣树下啄食。枣子成熟的时候，我会爬上树摘个甜枣塞进嘴里，然后攀在上面瞅瞅耳屋，又瞧瞧敞房，年幼的我未发现耳屋与敞房有什么不同。

那天，屋后面的那棵大树被砍倒了，村南头的王六用四根手指比划出的价格买走了过去。王六拉走那九棵成材的树，连同那棵歪脖子的树一起带回家，就把钱交给了父亲手里。父亲见他如此爽快，心里装满了诚意，王六刚迈出院门，父亲一转身就从耳屋拿了钥匙，径直钻进耳屋，舀了两瓢米就去追赶王六。父亲说，乡里乡亲的，这是交情。

我家的耳屋从不让外人进去，里面藏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，还有农具、皮货，这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，到底有多少，不可外泄。父亲走进耳屋舀出两瓢米来，王六把米吃到肚子上，仍浑然不知耳屋的秘密。没过两天，父亲买了粮食囤进耳屋，以备果腹之用，当然是花掉了卖树换来的钱。与粮食一同藏进耳屋的，还有一个崭新的爬犁和一把铁锹。年幼的我只知道家里的院墙低矮一点，牛棚离那棵大枣树远一些，还知道敞房是父亲大声说话的地方，父亲对耳屋的心思我一无所知，耳屋仍像一只停泊的船，安静地躲在时光里。

接下来一年不是好年景，村子里闹饥荒，地里长不出庄稼来，巴掌大的村里一家比一家日子难熬。天黑后父亲走进耳屋，划着一根火柴，小耳屋里有了点亮光，父亲坐下来仔细盘算，决定卖掉耳屋里的皮货及其他能换钱的东西，换回一些粮食。几天后，新买的粮食便与旧粮掺在了一起。父亲经常在入夜后钻进耳屋，一个人默默地待在里面，有时大半夜才从耳屋里走出来。我无法知道父亲独自在耳屋里做什么，父亲前脚走进耳屋，耳屋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，我只知道父亲白天不会贸然往里走。

忽然有一天，耳屋没有了秘密，村里人都看懂了耳屋，我们家也就没了秘密。那天一大早，有个人一摇一晃地走过来，父亲抬头看了一眼，思忖半晌，还是当着他的面打开了耳屋。父亲从耳屋里舀了两瓢粮食，让那人带回家做饭吃。父亲见他面容憔悴，嘴里叹道：“这年月，日子难熬啊！”接下来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父亲一次次走进守护多年的耳屋，又一次次带着粮食出来。

第二年，父亲在耳屋旁又盖了一间耳屋。新盖的耳屋常年被父亲上锁，窗户上封了一层薄纸，父亲从不让外人到里面去，我们家有了新秘密。

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我的家乡青石湾地处雪峰山腹地，那里山高坡陡水寒，素有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之说。山里多杉树、柞树、桐树、楠竹等适合用于建筑的材料，因此，我们那里的木匠特别多，一个村子至少有五六个。他们走街串巷，常年奔波于山乡，收入算不上多，但也能靠勤劳的双手让全家衣食无忧。

木匠的工具繁多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有斧头、锤子、锯子、刨子、铏、凿子、榔头、舞钻、墨斗，以及形状各异的尺子。木匠会用一只特制的竹背篋将它们一股脑儿装起来，肩背手提，方便出门干活。一个手艺娴熟的木匠师傅都带有三四个徒弟，有人上门请，活儿就全由师傅安排，使斧、用锯、打眼儿，徒弟们各干一门，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。

人们通常把木匠细分为四种，即长木匠、方木匠、圆木匠和锯匠。长木匠是专门从事房屋建筑的木匠。他们主要进行新建房屋的桁料、椽子及门窗的制作。过去农村的房子大多是纯木头盖的，少数砖瓦房也都会用木头作房梁，房梁的支撑、架子的铺设等都需要在长木匠的指挥下完成。

方木匠是指专门做家具的木匠。过去的家具通常都是方

方正正、有棱有角的，看着大气舒心。早年间农家嫁女，嫁妆里包含柜、箱等家具，这个时候，女子的父母就会请来方木匠。请木匠也是一件比较隆重的事情，除了付工钱以外还必须包揽木匠师傅吃饭、喝酒、抽烟的开销，一直到家具做完为止。

圆木匠是指做木桶、脸盆、脚盆等圆形家具的木匠，有时也被称为箍桶匠。那时的箍桶匠经常挑着工具，在村头或院子里

力气。他平时喜欢与人开玩笑，但一到干活时便很严肃，极少说话。他左眼一闭，弹出的墨线又直又准；沉重的斧子在他手里就像是精巧的玩具一样，挥舞得得心应手；一把油光发亮的推刨推出的木板光滑平整，挑不出一点儿毛病……他建的房子精美大气，他打的家具美观时尚，他修的犁头结实耐用，这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，想请他干活是需要预约的。

## 乡间木匠

□林日新

大声吆喝：“箍桶么——”谁家若是需要，就会把师傅喊到家里来。近二十年来，塑料和合金制品越来越丰富，人们已经很难再见到箍桶匠了。

锯匠是指在深山里砍伐大树，或专门把木头锯成枋条或板子的木匠。当年，青石湾最出名的木匠是喻师傅，他中等个儿，四十出头，是做木匠活的一把好手。他一天干活就脱掉外衣，只穿个背心，手臂和胸脯上的肌肉十分惹眼，让人一瞧便知他有使不完的

六岁那年，我的姑姑要出嫁，爷爷便请喻师傅做嫁妆。我整天跟着喻师傅，看他挥斧、刨木、凿眼儿……爷爷笑着问我：“新师傅，你长大后想拜孔夫子还是拜鲁班？”当时我并不懂爷爷话里的含义，指着正在推刨的喻师傅天真地说：“我想当喻师傅。”喻师傅一听很自豪，高兴地说：“当个喻师傅好呀！我们鲁班行里又多了条汉子。”他放下手中的刨子，让我站到他面前，捏捏我的小手和细胳膊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新拜

子，我看你眉清目秀、口齿伶俐，是块读书的好料子，将来不用像我一样靠卖力气吃饭，你还是读书当个先生吧。”十四年后，我连考两年都没能考上大学，父亲让我拜喻师傅为师，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就差拜师礼了。然而，就在拜师的前一天，村里的小学招考民办教师，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，全大队有40多名青年参加选拔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选。当天晚上，父亲特地到三里外的喻家庄请喻师傅来喝酒。喻师傅一见我便说：“恭喜恭喜，新师傅有出息了！我当年没看错，你本来就不是鲁班行的人，如今果然当上了先生！”

八年后，喻师傅到我在所在的中学看望孙子。我留下他，特地买了一瓶好酒，称了一斤牛肉……酒酣之时，我说：“师傅，您以后要注意保重身体，少做木匠活呀。”喻师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现在农村建房子，清一色的小别墅，除了铸水泥墙面需要装模板外，基本没多少木工活了。”言语中透露着对行业衰落的无奈和英雄垂暮的凄凉。

但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：“不过水泥房子确实更结实好看，村里如今大变样了，我这木匠也该学点新手艺了！”我原本担忧的心慢慢平静，为喻师傅的乐观开朗、踏实勤劳再次举杯。